

断魂崖

上

17

曹力群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断魂崖（上）

曹力群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《断魂崖》

曹力群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

36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 18.5 印张 2 插页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104-00760-1/I·339 定价(上、下):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(010)62251794



作者简介:

曹力群(艺名曹若冰)江苏泰县人,生于1926年,自幼喜文弄墨,1943年即撰写小品,新诗,抒情文,以若冰,右木,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。

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小说长篇。《玉扇神剑》一炮打红。奠定武侠基础,并一发不可收拾,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小说长篇,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,成名作有《毒眼龙》《女王城》《千手御魔》《龙飞凤舞碧云天》《赌仙杜十三》等一大批武侠作品,扣人心弦,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。

首期推出:

女王城
毒眼龙
断魂崖
玉带飘香
千手御魔
杀星小子
雕剑震武林
绝情十三郎
玉扇神剑
玉扇神剑续集
龙飞凤舞碧云天

即将推出:

魔中侠
一刀斩
玫瑰令
双龙记
小飞龙
绝代双姝
断剑残琴
天龙煞星
冷面铁心
赌仙杜十三

内 容 提 要

武林江湖、恩怨重重，杀戮四起。少年伍海萍大难不死，坠落断魂崖绝涧，得圣剑，又遇世外高人——天罡神煞亲传绝技……

时光荏苒，两年后，伍海萍为报亲仇、师仇，重蹈江湖，寻杀仇敌。哪知昔日杀父弑母，又血洗海萍前师全家的大仇沧海一奇劳人涛，老谋深算，阴毒非常，早已亲自布下天罗地网，“追命”捕杀，陷害玉书生——伍海萍。海萍情缘叠起，一路寻杀仇人途中，不期邂逅苑小玲、吕小芳，娉婷公主三位姑娘，且三位姑娘皆俊美超然，独有绝技，鼎力相助玉书生除恶扬善……

该书情节生动，离奇，波谲不断。高手相斗，惊心动魄；儿女情长，爱意绵绵……究竟沧海一奇是何许人？伍海萍是否得以报亲仇、师仇，然后成其四人良缘？还有断魂崖最后一战……

黑夜，大风雪，在荒山的边沿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庙宇。
古刹寒夜，给人凭添了几分恐怖之感。

大殿之中，早点起两盏油灯，绿油油的灯亮，经寒风摧袭，时而弱得几乎熄灭，也有时挣扎着炸出几点细小的火花，四处飞射，益更显得阴惨！鬼气！

殿门未闭，暴风吹击，时关时闭，吱呀乱响！

蓦然，古刹的左端，转出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，他那俊逸超群的小脸上，充满着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和忐忑不安的表情，这状态，似在逃避人家的追捕。

他奔走得非常急促，嘴里也喘息着，渐渐地，他接近了那座古庙的院门。

风——吹袭得更紧……

雪——飘落得更密……

黑夜——寂静得怕人……

他机灵地打了个寒噤，小脸绷得紧紧的，像有无穷的心事，但见他略加犹疑，，即要动身往大殿奔去。突然间，院墙的左右两端传来两声怪啸，刺耳之极，震得他心胆俱寒。

他迟疑的不敢奔出庙外，也不敢贸然闯进大殿。

他的脸色更形紧迫，长长的叹口气，自语道：“伍海萍啊！”

你如今真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……唉！”

时间似乎不容许他多作考虑，他点了点头，猛咬牙关，蜂腰扭动，人已进了大殿殿门。

当他跨进殿门转头一看，不禁吓得他寒毛直竖，脸色惨白。

他毛骨悚然地倒吸一口冷气，又后退了两步，竟愣头愣脑的不知所措。

原来在大殿的两面墙壁之上，钉着十四个男女，每面七个，鼓目张口，舌头外吐，嘴角两端的血渍，已经结凝成紫色的冰。

每个人的手脚，共钉上十来个钉子，穿肉透骨，死状极惨。阴风自大殿内排出，阵阵的血腥味直往殿外冲来，熏人作呕。

伍海萍一连打了好几个冷噤，浑身也起了鸡皮疙瘩。

他的确是怕，因为这种惨况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。他纵有天大的胆，此刻也不敢往里闯进。

于是，临急应变，正准备往庙外疾退。

蓦地，古刹之外的怪啸，接二连三地响起，大有往这面追来之势。

伍海萍既惊且怕，不晓得该怎样才好，稍停，神智似乎镇定了许多，不由一叹，轻言道：“我伍海萍迭遭惨变，厄关将过，死运又临，看来我这身血债，实无法偿还了……”

他猛咬钢牙，眉宇间又展出了惊人的杀气。

继怪啸之后，倏地外面传来脚步奔走的声响，使得他心神震撼，惊惧更盛。事实上他此刻想要奔出庙外而不被人发

觉，只怕是不可能的了。

终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鼓足了勇气，硬着头皮，再度往大殿门抢进。

他一跨进殿门，眼神不由自主地又触射在两壁死人的面孔上。

急迫中，他觉得这十多个男女死人面孔，像是在哪儿见过。但死者在断气的当口，经过极痛苦的挣扎，原有的形状已大有改变。

伍海萍也来不及细看，顺目打量殿内，却见神龛之前有座红木桌案。急乱中，探步疾行，落在供桌之后，一伏腰，恰能藏得下他这个身形。

巧啊！他刚伏进桌案之内，大殿后面已转出两个身形高大、满脸横肉的青衣汉子，这两个壮汉没有说话，直行到大殿门前。

壁上的死人，慑人的气氛，对两个汉子来说，简直毫无感触。

海萍躲藏供桌之内，心差不多要跳出口腔，生怕被人发觉。

就这个时候，院庭中飕飕连声，人影闪动，已飘进十多个青衣怪汉。眨眼间，所有的壮汉，心情沉重，闷声不响地都拥进殿内，他们都依序站立，肃然不动。

伍海萍从桌缝张目偷看，只见所有壮汉脸色都冰冷冷的，在惨绿的光亮下，压根就瞧不出半点人味儿来。

他大为诧异，心跳更急，俄顷庙外排出一声狂啸，使壮汉更加严肃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接着院门“呀然”大响，门

口出现一个身材高大，年在七十左右的老者。

这老者黑脸堂，满是毒阴之态，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大殿，双目精光闪烁，环扫那许多壮汉一眼，直往桌案前走去。

伍海萍在桌案内看不见老者在做什么，可是，他从那群怪汉的脸部表情上判断，显然知道老者定是杀气腾腾、威凌慑人。

事实上老者已坐在桌案之上，不怒而威的紧盯住大殿之外。气氛显得格外的紧迫，就像极重大的事情要在大殿上爆发，沉闷、窒息、阴森……

伍海萍心头更急，更怕，更慌张，因为，他不知他们什么时候离开，他这条小命能不能保得住。

他这时倒是非常后悔，好不容易逃到这个较为安全的地带，却偏偏在这儿遇上这些凶恶之人。

沉闷、恐惧、死寂……

足足延持了有一盏热茶的工夫，却见老者神色陡地一凛，目射凶光，自语道：“无用的东西，怎不依时拘到？”

灯光倏暗，风声飒然，只见黑影疾闪，大殿中已飘落两个人来。

这两个人毕躬毕敬，轻声说道：“回真君，人已提到。”

“几个？”

“老少四人。”

“带进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两个人高声答应，身法奇快，转头出殿而去。

伍海萍心中既怕且闷，他不知道又有谁要被钉死在殿壁

之上。

转眼工夫，又见四个壮汉穿着黄衣，拘押着四个蓬头垢面，遍体伤痕的人来。受伤的人老少都有，像是失去了知觉，任人宰割，半点反抗都没有。

老者发出夜枭似的狂笑，说道：“解开他们的穴道！”

此令一下，先进来的两人赶忙伸手照四人的灵台穴上拍去。

四声惨哼，噗通！都倒扑在地，痛苦呻吟。

伍海萍恰好在这个角度，看清这四个人的面孔。哪知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，不禁吓得魂飞天外，心都几乎跳出了口腔。

他的血沸腾了，他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，心里暗叫一声：“师父我会替你报仇的……”

大殿中荡漾起怪笑，夹着那四个受伤之人的痛苦呻吟，再配合着死人的血腥味，和惨绿的灯光，显出一幅极不调合而又紧迫的气氛。

只见那号称真君的人冷笑了两声，喝道：“苑龙！你还认得铁塔魔君么？”

为首的老者强打精神，抬起了头，冷笑道：“老魔崽子，我连你几根骨头都摸得清清楚楚，怎不认识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嘿嘿！你知道有今日……”

“住口！凭我铁戟震九洲苑龙的威望，何致落得这般光景……”

铁塔魔君黑脸颤动，得意地狂笑道：“哈……哈……可是你终于落在我的手中啦！”

铁戟震九洲冷冷地喝道：“你要不要脸？卑鄙龌龊，阴毒小人，凭你八荒人物，竟使出下五门的手法……”

啪！苑龙的脸上突被那壮汉打了一记耳光，鲜血直流，眼冒金星。

伍海萍眼中喷出了火花，几度想冲出来护救，但他仔细地思索之后，觉得师父都被人家擒到，自己又岂是敌手，况且，桌案上座的是八荒毒魔，出去也是白白的送死。他只好强忍悲痛，热泪双流，闭着眼，不忍偷看。

铁塔魔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苑龙！你已经是将死之人，何必在临死前，再招惹痛苦。”

苑龙无神的双目突然一睁，喝道：“依你又该怎样？”

“嘿嘿！嘿嘿！将那娃儿交出来，或可饶你一命。”

苑龙略作沉吟，陡作三声大笑，道：“我全堡的人众，已被你暗算得无一幸免，苑家老少都在你面前，你要我交出什么娃儿？”

铁塔魔君阴恻恻地一笑，接道：“那娃儿是你义弟之后，八荒的仇家，你收他为徒已近两年，我们查得非常明白，也许是我们做事不够机密，而被你隐藏了他，这难道是假的？”

“你的话不假，只是我不知道那娃儿的下落。”

“苑龙！你不要命了？”

“铁戟震九洲在江湖上打滚了几十年，生死早置之度外。”

铁塔魔君冷哼了一声，接着喝道：“你的两个儿子、一个爱徒，你也不打算救他们？”

“两壁之上，都是苑某人的爱徒，苑某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杀剐听便吧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非死不可了？”

“哼！何必多言……”

铁塔魔君嘿嘿怪笑，笑得人只发毛，许久方道：“苑龙！我看你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你以为那娃儿能逃得了？”

“这要看他的命运，说不定他正是替我们报仇、灭绝八荒的大英雄。”

“哈哈！大英雄！呵呵！呵呵……”铁塔魔君一个劲地揶揄，一个劲地怪笑！

俄顷，忽见他双足立地，脸上杀机闪动，喝道：“苑龙，我叫你见识本魔君的手法……”

声乍落，单掌一按桌沿，那张桌案已平空震飞，落在大殿的墙角下。

变生仓促，苑龙一睁眼睛，看见了地上爬伏的伍海萍，心中大大的震动。他心血白费，自己不惜以全堡人的生命，换伍海萍这条命，哪晓得仍旧难逃魔掌，不由血气翻涌，张口哇地吐出几口鲜血，咬断舌根，倒地身亡。

这些情景，都落在伍海萍的眼中，他在桌案下已听出铁塔魔君找的是他。师父为了他，牺牲了全家的性命。他心碎了，昏死了两次。

待他醒来，桌案早飞，师父已吐血而死。他痛不欲生，挺腰正想奔到师父身边，蓦地铁塔魔君黑脸掀动，右臂轻轻一拂，竟将他格退了八九步，跌在神龛之下。

这魔君在伍海萍初见苑龙之际，就听见桌下有响动声音，虽然出声极短暂，可是魔君功力盖世，耳目特灵，说什么也瞒他不过。

他判断出桌下之人准是苑龙的徒儿，故而不动声色，大显神通。

如今目的已达，不由又是两声大笑，喝道：“你们师徒父子情深，本魔君就成全你们吧！”

左掌轻抬，阴风锐啸，疾扫那三个少年。只见劲力刚到，三个人同声闷哼，已经气绝身死。

伍海萍不禁一阵颤抖，大眼睛蓦张，喝道：“老儿！我师父与你何仇？非要将他们杀死不可？”

“嘻嘻！你早点出来，他就不会死啦！”

他知道说好话没有用，不如硬拼，或许有机会逃命，将来再找他报仇。因此，他星目怒睁，大喝道：“你以为小爷怕你，我和你拼了……”

他提足了劲，双掌一错，腾身扑进，照铁塔魔君当胸劈去。他的掌未递到，魔君反臂一绕，就将他双手握得紧紧的。

老魔头瞪目将他一看，心中猛然一跳，忖道：“此子根骨特佳，杀孽极重，如留得他在，日后倒真的是个大克星，杀死他！”

老魔头心存杀念，不由嘿嘿冷笑道：“别拼啦！这就送你的小命！”

铁塔魔君正待举手击毙伍海萍的瞬间，陡然想道：干脆将这小子也钉死在殿壁之上，让他陪衬他的师兄妹吧！

恶念闪电般的闪过，伍海萍已经扑到。

老魔头挥臂一振，只震得海萍心头发甜，倒在神龛之前，晕死过去，老魔头喝道：“钉死他！”

左掌一抬，就见四个黄衣汉子，蜂涌而至。

生死关头，千钧一发，蓦地殿外传来了苍老的口音，不急不火地道：“老魔头，你也太狠了点……”

铁塔魔君浑身颤动一下，杀机倏吐，十分沉稳的阻止黄衣汉子动手，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你管不着。”

“凭你也敢和八荒人物作对？”

“哈哈！我不愿多事，碰上了，也不愿不管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和苑龙极有关系？”

“屁的关系。”

铁塔魔君不禁一愣，又喝道：“和这小子有渊源？”

“有一点儿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管定啦！”

“不错！”

铁塔魔君阴森森地一笑，怒道：“你自问配不配管这趟事？”

“哈哈！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没有什么配不配的……”

老魔头脸色本就是黑色，此刻竟恼成了铁青色，怒哼道：“我就不信你有多大本领能管得了这趟事？”

“不信就试试！”这口气比刚才要凌厉得多，也冷傲得多。

老魔头回目瞪了伍海萍一眼，见他仍未苏醒，嘿嘿怪笑，朗声道：“你亮相吧！”

“你出来吧！”对方是这样的回答。

“我要先宰了这小子，再出来见高低……”

“哼！只怕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
铁塔魔君几时受过这种欺侮，他横行江湖大半辈子，很

少碰上敌手，方争得八荒之名。然而，今夜就有人叫阵，打横里要伸手管事，试问他如何忍受得了？

但，他城府极深，心计歹毒，眼珠转动，大喝道：“本魔君倒要试试你有多大道行…”

话未说完，顺手以五成力，突向伍海萍拍去。

伍海萍毫无躲闪之力，掌力只要拍中，势必粉身碎骨。陡地，油灯熄灭，一股雄风，自神龛内排出。

砰！铁塔魔君的掌劲硬生生地被顶了回去，接着，那人又喝道：“魔崽子，别使诡诈，有本事，只管出来拼拼。”

铁塔魔君恨怒交加，心中也放宽了不少，因为，他已经试出来人的功力并不比他高明，不禁忽然怪笑，大喝道：“无名之辈，不过如此，钉死你！”

声甫落，长臂振动，人却疾掠而出。

那许多壮汉见魔君外出，也都鱼贯而出，眨眼间，大殿中只剩下伍海萍和十多具尸体和黄衣汉子。

铁塔魔君身法之快，的确难以形容，他飘出庙外，目光掠动，不见有人等着。老魔头心有成竹，肩晃动，已飞身庙顶，再张目四望，仍旧不见人影。他略加犹豫，垫脚又往庙后奔去。

青衣壮汉，如漫天黑鸦，紧随老魔之后，往左右两面堵逼。

雪，落得比先前小，地上已被他们踏得乱糟糟的。人影飞腾，交错疾射。

铁塔魔君飘离古庙十几丈的山头上，黑脸掀动，暴怒得难以抑压。他那如电光般的怪眼四下闪射，心中却想道：“这

家伙的功力，不见得高奥，何以我闻声即出，竟不见他的踪迹？”

老魔头心机狡诈，毒辣成性，从来就没有服过人，然而，眼前的事实，叫他心有不甘。

他站在雪地里足足有盏茶的工夫，忽见他倏地转过身形，大吼道：“快回去！”

这声狂吼，只吓得那些壮汉一阵哆嗦，掠飞如燕，急往古庙奔去。

铁塔魔君急怒交炽心头，眼中冒出火星，疾如流星，狂奔在壮汉之前。他先飞身庙顶，身法奇快地一转，就旋身落在院墙之内。

跨进殿门，翻目一看，伍海萍已不知去向，黄衣壮汉，已被震死当场。看情形，来人的手法，干净利落，压根就没有叫他们还手。

铁塔魔君失算在先，追捕落后，气得他死愣愣地站在殿门口，一声不响！

青衣壮汉围堵门口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海萍被人救去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他可以再加捕杀。但是，他栽啦！栽在神秘之人的手中，连人家的姓名都不知道，这个脸面，实在丢不起。

陡然间，他像是疯狂了，忍不住仰面长笑，笑声怪桀，而且也十分凄厉。

忽见他停笑翻身，怒瞪着十多个青衣壮汉，大声吼道：“今夜的事，不怪你们，但须以快捷的手法，连络各站，沿途追捕，格杀勿论……”

他停了一停，大喝道：“走！”

青衣壮汉如逢大赦，亡命的跃奔，眨眼就消失在雪夜之中。

铁塔魔君怒气难消，当即拿出火种，临走之时，却放起大火来。

老魔头眉头稍展，狞笑着往南奔去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黑暗过去了，黎明又临，雪止了，风停了，乌黑的天空，稍稍地展露出些微笑意。

昨夜似乎老天也替伍海萍担忧，如今，风浪总算是过去了，天也露出笑容。

伍海萍本来就有个美满而温馨的家，他是他父母的独生子。他父亲中州剑客，原就是武林高人，但早就封剑归隐。

两年前的黑夜，大火延烧了他的家，父母也死于仇家之手。

他，糊糊涂涂地逃脱了魔掌，投奔到铁戟震九洲家里，论年龄，才不过十二岁。

海萍聪明过人，秉赋极高，他知道烧家杀死父母的，准是过去的仇人，然而，他不明是谁。

铁戟震九洲和中洲剑客是结义兄弟，对故人之子，爱护得比自己的子女还周到。哪晓得他走到哪里，恶人也追到哪里。铁戟震九洲也因此而遭人暗算，全家死于非命。

古刹，是伍海萍第三度劫难。

伍海萍自以为死定了，岂知暗中又有人救了他，使他再次糊糊涂涂地逃离虎口。